西漢會要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四）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十五

宋徐天麟撰

禮九嘉禮

朝會

漢七年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職作戟漢書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叔孫通傳

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巵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爲太上皇壽史記本紀

中朝劉輔傳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

法坐。梅福傳。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

東朝。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

文帝時。申屠嘉入朝。鄧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申屠嘉傳。

武帝元鼎中。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責僕書。

哀帝詔罷樂府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緩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皆可罷。禮樂志。

諸侯朝覲

高祖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本紀。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荊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本紀。

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本紀。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史記梁孝王世家。

王侯朝賀以倉璧。食貨志。

武帝爲皮幣。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食貨志。

宣帝神爵元年。詔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本紀。

諸侯正月朝覲。天子觀以禮樂饗醴乃歸。匡衡傳。

成帝河平三年。楚王鼂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本傳。

哀帝對成帝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哀帝紀。

吳王濞使人爲秋請。本傳。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已致請禮。

重侯襜坐不使人爲秋請免王子侯表。
建成侯拾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王子侯表。

上尊號

漢五年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高紀。

六年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者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高紀。）

羣臣迎代王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宏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爲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文紀。）

上壽

高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羣臣朝十月。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盡伏置法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詳見上朝會條。）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高紀。）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晉邯壽王傳。

武帝登封泰山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郊祀志。

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閒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閶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燦然。充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兒寬傳。

昭平君醉殺主傅。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上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責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消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東方朔傳。

車千秋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迺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車

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酒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儔。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爲蠱。朕娠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車千秋傳。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本紀。

宣帝幸太子宮。太子家令疏受奉觴上壽。辭理閑雅。本傳。

元帝建昭四年。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朝。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本紀。

册立皇子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初大司馬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豫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

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惟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議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肖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繡簫文終之後于鄭褒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

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興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成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

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諀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史記三王世家下同。）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於而國。害於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元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

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肥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肯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肯。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遏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

西漢會要卷十六

宋徐天麟撰

禮十嘉禮

行幸

高帝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僞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本紀下同。

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

七年夏四月。行如雒陽。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弒上。上欲宿。心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二月。行自東垣至。

八年春三月。行如雒陽。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十二月。行如雒陽。二月。行自雒陽至。

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慨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以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並復豐比沛。

文帝三年。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餘日。七月。上自太原至。

十年冬。行幸甘泉。

後二年夏。行幸雍。祠陽宮。

四年五月。行幸雍。

五年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此本紀。）

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

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周亞夫傳。）

景帝中六年。行幸雍。郊五時。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六年六月。行幸雍。

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元鼎四年。行幸雍。祠五時。自夏陽東幸汾陰。立后土祠。禮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並本紀。）

六年。天子親幸緱氏。觀僊人迹。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至。望幸矣。（郊祀志。）

元封元年。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

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春正月。行幸緱氏。遂幸東海。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本紀及郊祀志。）

二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四年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祠后土。幸中都。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三月還至泰山。增封赦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

六年冬。行幸回中。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祀上帝于明堂。十二月。禮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

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禮石閭。

四年。行幸回中。

天漢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
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元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
太始二年。行幸回中。
三年春。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行幸東海。獲赤雁。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行幸泰山。祀高祖于明堂。因受計。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正月。還幸建章宮。
二年夏。行幸甘泉。
三年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四年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
二年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

宣帝神爵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五鳳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行幸雍。祠五時。

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甘露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二年十二月。行幸賨陽宮。屬玉觀。

三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

黃龍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元帝初元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

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

四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
建昭元年三月。上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成帝永始二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出田租。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時。
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七

宋徐天麟撰

禮十一嘉禮

詔令章奏雜錄附

制詔御史。高后紀注。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

制詔丞相。宣帝制詔丞相。封丙吉爲博陽侯。

制詔丞相御史。成帝封丙吉孫昌。哀帝改元。見李尋傳。

制詔丞相御史大夫。左遷毋將隆。見本傳。

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文帝卽位赦天下。

制詔丞相大司空。免孫寶爲庶人。

高帝十一年。求賢詔。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本紀。

詔書無京兆文不當廢。王尊傳。

景帝下詔擊吳王。敢有議詔及不如詔。皆要斬。（吳王濞傳。）

宣帝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循吏傳。）

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公卿共難勝。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田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不道。下獄。（夏侯勝傳。）

哀帝建平二年。詔曰。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本紀。）

文帝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匈奴傳。）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本紀。）

元狩六年四月。立三王。初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願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願定皇子位。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家皇子爲列侯。不可以垂統于萬世。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云云。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熟計之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固辭弗許。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受成等二十七人議。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某爲某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三王世家。

御史中丞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百官表。

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師丹傳。

王嘉曰。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本傳。

昌邑王淫亂。霍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者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邛。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云云。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霍光傳。）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傳。）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藝文志。）

雜錄

衍簡侯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功臣表。）

武帝時公孫宏奏。謹按詔書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

武帝每爲淮南王報書。常召司馬相如視草。乃遣。淮南王安傳。
劉向曰。今出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本傳。
傅太后遺詔。益封高安侯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封還詔書。王嘉傳。
文帝時。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瘽疾。莫不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賈山傳。
宣帝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王吉傳。
元帝罷珠崖詔。匡衡云。諸見罷珠崖詔書者。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匡衡傳。
溫水侯安國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王子侯表。
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王子侯表。

冠禮

孝惠四年。皇帝冠。本紀。
孝昭元鳳四年。加元服。本紀。徐天麟按。後漢禮儀志注云。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擿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飲奉仲春之吉辰。嘗尊大道之郊域。秉萃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黽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
孝宣五鳳光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太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本紀。

婚禮

宣帝時王吉上疏曰。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吉意以爲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五鳳二年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忽行苛政。（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本紀。服虔曰。軺立乘小車也。併馬儷駕也。）

四年。立皇后王氏。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采。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宮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三公以下至騶宰執事長樂

來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王后傳。

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王莽傳。

鄉射

高帝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傳序。

河間獻王修興雅樂。董仲舒等皆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禮樂志。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本傳。

成帝鴻嘉二年。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本紀。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五行志。

武帝時。丞相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彏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吾邱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

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宏。宏詘服焉。（吾邱壽王傳。）

賜酺

文帝初卽位。賜民酺五日。（本紀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十六年。得玉杯。令天下大酺。

景帝後元年夏。大酺五日。

武帝元光二年。令民大酺五日。

元朔三年。城朔方。大酺五日。

太初二年。祠后土。令大酺五日。

太始三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昭帝元鳳四年。令天下酺五日。

宣帝五鳳三年。大酺五日。並本紀。

賜姓氏 更姓氏附。

高祖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項籍傳。

婁敬勸高祖都關中。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本傳。

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王嘉傳。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食貨志。

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本傳贊。

更姓氏

漢興、濟北王田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元后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子孫。更爲孫氏。夏侯嬰傳。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周陽由傳。

馬宮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本傳。

京房本姓李。推律自以爲京氏。本傳。

車千秋本姓田氏。爲相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車丞相。本傳。

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見武帝紀注。

灌夫父張孟爲灌嬰舍人得幸。薦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灌夫傳。

衞青父鄭季與衞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衞長君及姊子夫。故青冒姓衞氏。衞青傳。

周公後裒魯節侯公子寬薨。侯相如嗣。更姓公孫氏。復更爲姬氏。恩澤侯表。

禁踰侈

漢初定。與民無禁。紱傳師古曰。國家不記車旗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紈罽。操兵乘騎馬。本紀。

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吏。食貨志。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綺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襲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豈如今定經制。使君君臣臣。上下有差。而後有所持循矣。本傳。

武帝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本紀。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大搜索踰侈者也。師古曰。踰法度而奢侈者也。

三年秋。大搜。本紀。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綦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或迺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本紀。

哀帝卽位。下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

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蓄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本紀。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本紀。

西漢會要卷十八

宋徐天麟撰

禮十二 賓禮

封先代後 先賢後附

殷後紹嘉侯.

成帝綏和元年二月甲子.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爲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本紀云.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爲殷紹嘉侯.本紀作三月.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方百里.

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三十二.以上並恩澤侯表.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更爲宋公.本紀.

周後承休侯.

武帝元鼎四年.詔封周後嫡子嘉爲周子南君三千戶.史紀云.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更封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

成帝綏和元年。進爵爲公。地方百里。

平帝元始四年正月。改爲鄭公。以上並本紀。

周公後褒魯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本紀。恩澤侯表云。公子寬以周公世魯頃公元孫之元孫。奉周祀。侯二千戶。十一月侯相如嗣。

孔子後褒成侯。

平帝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本紀。恩澤侯表云。以孔子世褒成烈君霸曾孫。奉孔子祀。侯二千戶。

樂毅後華成君。

高帝十年。詔求樂毅有後乎。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本紀。

成帝時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

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敵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爲殷紹嘉公。（梅福傳。）

先代冢墓

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本紀。）

禮十三軍禮

親征

漢五年十二月。圍羽垓下。劉項戰爭本末具高紀。不詳錄。

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

利幾反。上自擊破之。

七年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爲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祕計得出。使樊噲留定代地。

八年冬。上擊韓信餘寇於東垣。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鄴水。吾知其亡能爲矣。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募豨將。豨將多降。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

十一年七月。淮南王布反。召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於會甀。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驚焉並本紀

勞軍

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聞軍中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周亞夫傳

田獵

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道曰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

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伐狐。臣竊悼之。願少衰射獵。（賈山傳。）

賈誼上疏曰。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兎。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本傳。）

武帝召見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司馬相如傳。）

武帝建元三年。南獵長楊。（東方朔傳。）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墜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邱虛。前有獸利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

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粟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相如傳。）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食貨志。）

元帝永光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衞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本傳。）

永光五年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本紀。）

成帝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賁陽宮。賜從官。（本紀。）

其十二月。羽獵。揚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駭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尙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目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揚雄傳上。）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畝漢中。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岡爲周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以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揚雄傳下。）

兵祭

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黃帝戰於阪泉。定天下。蚩尤庶人之貪者。好五兵。故祠祭之。）而釁鼓。（本紀。殺牲以血塗鼓。釁呼爲釁。）

武帝爲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鋒旗。（李奇曰。牡荊作幡柄也。如淳曰。牡荊之無子者。皆梁齊之道。晉灼曰。牡節間不相當也。月暈刻之爲券。以長病者。天文志。天垣星其一明者太一也。旁三星。三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爲泰一鋒旗。師古曰。李晉二說是也。以牡荊爲幡竿。而畫幡爲日月龍及星。）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郊祀志。）

西漢會要卷十九

宋徐天麟撰

禮十四凶禮

山陵雜錄附

萬年陵太上皇

安陵惠帝

陽陵景帝

平陵昭帝

渭陵元帝

義陵哀帝

小黃昭靈后

雲陵昭帝母趙太后元始中罷爲縣以上並本紀

長陵高帝

霸陵文帝

茂陵武帝

杜陵宣帝

延陵成帝

康陵平帝

南陵文帝母薄太后元始中罷爲縣

雜錄

孝文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本紀贊。

東園匠令丞主作陵內器物。百官表。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幷兼之家於諸陵。地理志。

孝景五年。作陽陵邑。本紀。

孝武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本紀。

元朔二年孔臧坐爲太常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百官表。

六年。周平爲太常坐不繕園陵。免。百官表。

元狩五年。丞相李蔡坐侵賣園陵道壖地自殺。功臣表。

元帝卽位。貢禹奏言。武帝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惟陛下深察古道。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永光四年。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有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謂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本紀。

陳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爲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於是天下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從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鬻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

據眞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陳湯傳）

孝成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尙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本紀）

二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爲萬歲居奏請營作建置郭邑妄爲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斂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百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爲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不可成侍中衞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閎典主省大費民以康寧閎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燉煌郡（本紀）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劉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啍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謹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

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比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無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

莊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河下鋼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藝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童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千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

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札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樸。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劉向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綏和二年。王況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外戚表。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鮑宣傳。

寢園雜錄附。

太上皇寢園。永光五年毀。建昭五年復。竟寧元年毀。河平元年復。

高祖皇帝寢園。

孝惠皇帝寢園。永光五年毀。竟陵五年復。

孝文皇帝寢園。

孝景皇帝寢園。

孝武皇帝寢園。

孝昭皇帝寢園。

孝宣皇帝寢園。

孝元皇帝寢園。

孝成皇帝寢園。

孝哀皇帝寢園。

孝平皇帝寢園。

昭靈后寢園。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竟寧元年罷。

武哀王寢園。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竟寧元年罷。

昭哀后寢園。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竟寧元年罷。

孝文太后寢園。建昭元年罷。竟寧元年三月復。五月罷。平帝元始中罷。南陵。復。

孝昭太后寢園。建昭元年罷。竟寧元年六月復。五月罷。平帝元始中罷。雲陵。

衞思后園。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戾園。永光四年罷。建昭五年復。

戾后園。永光四年罷。

皇曾祖悼考廟園。平帝元始中。毀奉明園。

孝宣許皇后南園。父戴侯同。
薄太后父靈文侯園。
薄太后母靈文夫人園。
竇皇后父安成侯園。
孝景王皇后父共侯園。
孝景王皇后母平原君園。
趙倢伃父順成侯園。
史皇孫王夫人父恩成侯園。
霍皇后父博陸侯園。
孝宣王皇后父共侯園。
恭皇帝寢園。哀帝建平二年立。並本紀。

雜錄

奉常屬官。有諸廟寢園令長丞。百官表。
寢郎。馮參傳。

園郎。班稚傳。

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金敞傳。

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韋元成傳。詳見廟祭。

丞相以四時行園。張湯傳。

人有盜孝文園壖錢。丞相嚴青翟自殺。張湯傳。

任宮坐爲太常人盜茂陵園中物。免。百官表。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曰。哀公三年桓釐宮災。四年亳社火。天皆焚其不當立者以示魯。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災同。五行志。